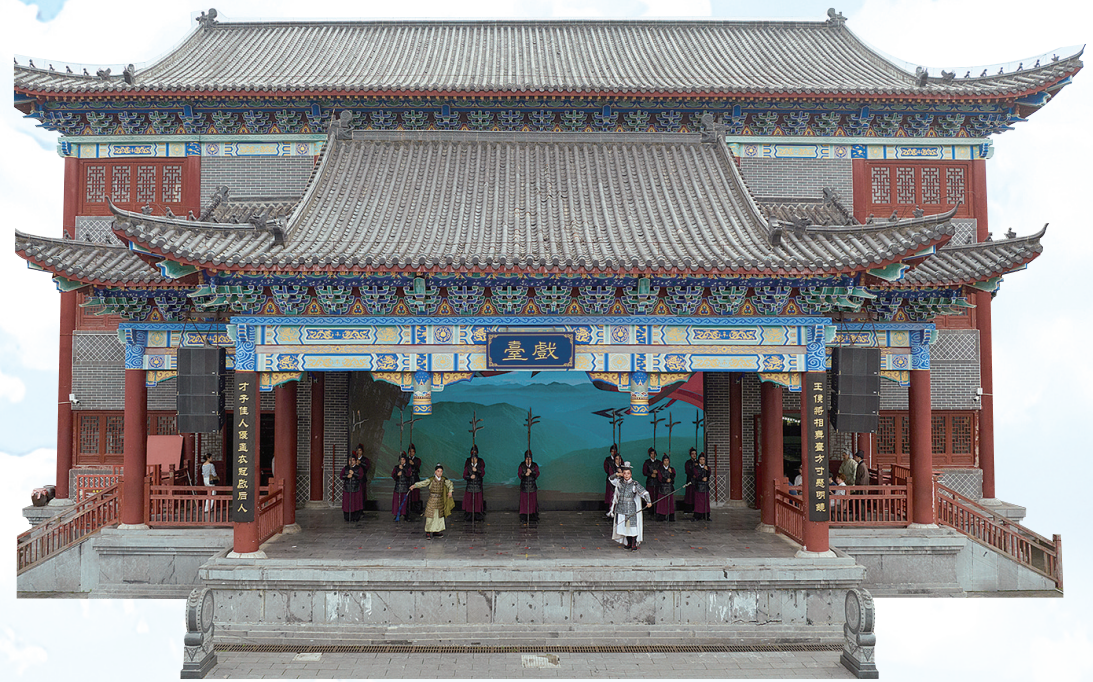


桂阳：矿火千年淬成诗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瀚腾 刘涛 张福芳 罗徽 陈途璋 曹辉 通讯员 李江青 廖军



5月13日，经典湘剧《赵子龙计取桂阳》在桂阳文化园内上演。

我们从长沙出发，前往桂阳。5月的风，带着湘水的温润与草木的清香迎面扑来。窗外的风景，从湘潭的莲乡沃野、衡山的云雾峰峦，渐渐过渡为连绵丘陵。两千多年前，秦始皇的拓土之志与汉武帝的开疆雄心，也曾沿着同样的山川走向，直抵帝国的边缘。一片沉郁而绵延的山势在天际线上隆起，那便是骑田岭，它与越城岭、都庞岭、萌诸岭、

大庾岭并称“五岭”，它们横亘于湖南、江西与广东、广西之间。穿过它，便可以直通岭南、通往达海。桂阳，正扼守骑田岭北麓的咽喉。秦代开凿，汉代拓筑的“桂阳峒道”，便起于此。它是中央政令、北方物资输往岭南的必经之地，塑造了南中国的文化版图。历史的车马呼啸而过。而我们，在此停驻。

1. 亿年矿脉，炼一城筋骨

春陵江日夜不息，流淌在时光里，它北穿桂阳县，惯看古城秋月春风。江畔，桂阳春陵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副主任徐杰文指着对岸，告诉我们那是千家坪遗址。“化外之地”，不过是中原视角的叙事。几千年前的千家坪热闹不凡，先民们在白陶上描出精美的凤鸟纹。这份惊人的审美化作流淌千年的文化基因，随着江水流进了中华文明的血脉里。

隐于岁月中的坚守，层层展开。早在东晋初年，便分郴县西境设平阳县，矿冶之利已为此地命脉。隋唐之际，矿冶规模进一步扩大。唐贞元年间，朝廷正式设桂阳县于平阳县。这里铸造的钱币，北经湘江连通长江，南顺北江入海流通。官署、作坊、军营、市集等沿矿而聚，依城而兴。

春陵江，与分水岭之南的连江，借古道相连，组成了一条重要的湘粤通道。它为百越族群融入华夏打开一扇大门，也始终是南征北归的案将越位与中原无法斩断的脐带。桂阳县政协委员、地方文史研究者吴天亮告诉我们，初设桂阳郡的军事意义是首要的，“桂阳郡扼守通往岭南的咽喉，战略地位极重。当时南越国还不属于西汉朝廷，所以从长沙回南部置出桂阳郡，用于制衡南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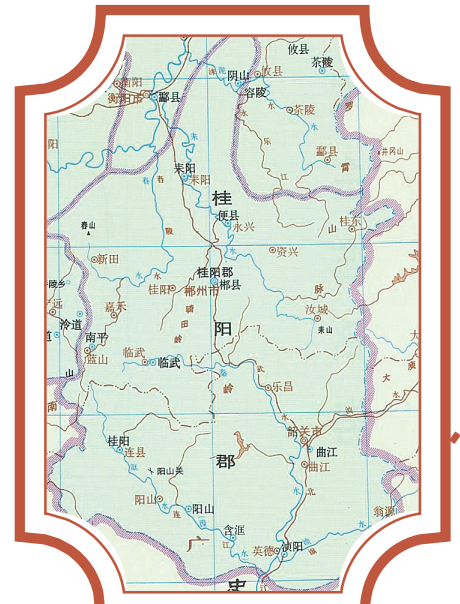
宋代，矿火照亮桂阳。地下，工匠们以榫卯支架，支撑起岩壁。矿山不远处，桂阳城垣拥有了“二重城”格局，内城驻官，外城多匠。明清，宝山的矿火臻于极盛。桂阳四座城门巍然耸立，十字街、七里街、南外街依山就势，客棧、货棧、酒肆绵延不绝。

西汉元朔五年(公元前112年)，汉武帝发五路大军平南越，伏波将军路博德的大军，便是经由桂阳郡界内，水陆并进，最终于翌年与楼船将军杨仆会师番禺，平复南越国，将帝国边界拓至南海。山水相依，桂阳县城不仅流淌在春陵江里，还生长于山上。

矿工的坚韧，变成了矿石、钱币，更化作了城墙的砖石、街市的喧嚣与码头不息的风帆。宝山顶上，矗立着一枚直径24米的巨型铜钱雕塑。它仿照唐代“开元通宝”的形制铸造而成，重达一百多吨，铜色光亮，成为桂阳的标志性景观。

站上古朴的木门，脚下的青石路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，踩上去滑溜溜的，得小心翼翼地走。一眼古井静静卧在苍崖之下，井圈呈八卦镜形。古井上方，南宋邵阳人张瑛题写的“泉泉”碑高立其上，笔力雄健，是桂阳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碑刻之一。

这泉亭里，当地人更愿意叫它“子龙井”。泉亭里的碑文记载，相传三国时期，诸葛亮令赵云取桂阳。赵云兵临城下时，因无水饮马，心急如焚。他依诸葛亮所授八卦之法，以长枪刺入地面，泉水随即喷涌而出，形成了这眼清冽的古井。



西汉桂阳郡钱纹图



5月13日，位于湖南宝山国家矿山公园内的巨型铜钱雕塑。

2. 一泓清泉，润英雄风骨

矿火给了桂阳筋骨，而注入这座城市风骨的，是一段流传千年的英雄传说。回到地面上的桂阳城，我们去寻访那口名为“泉泉”的古井。桂阳人常说，最好的水，在泉泉。传统南方古城多依水而建，桂阳却为了守住宝山的矿，把城址选在远离春陵江干流的高地。没有大江大河，全城曾经靠一眼井给水。

泉泉，正是这些井中最负盛名的一眼。穿过古朴的木门，脚下的青石路长了一层薄薄的青苔，踩上去滑溜溜的，得小心翼翼地走。一眼古井静静卧在苍崖之下，井圈呈八卦镜形。古井上方，南宋邵阳人张瑛题写的“泉泉”碑高立其上，笔力雄健，是桂阳现存最古老的书法碑刻之一。

这泉亭里，当地人更愿意叫它“子龙井”。泉亭里的碑文记载，相传三国时期，诸葛亮令赵云取桂阳。赵云兵临城下时，因无水饮马，心急如焚。他依诸葛亮所授八卦之法，以长枪刺入地面，泉水随即喷涌而出，形成了这眼清冽的古井。

传说未必是真，正史只载赵云“领桂阳太守”，即治在郴县(今郴州)。但这口井，却

实实在在地把赵云与这片土地联结了千年。相传古代，有人在芙蓉峰脚下“赵云屯兵处”的文字；宋代，桂阳人修建了赵侯祠，供奉赵云；明清时期，子龙庙、护英祠、报恩寺、泉泉书院、泉泉亭次第而立。甚至有一个村落，因相传是赵云部将的后裔聚居而成，至今名为“子龙村”。

桂阳人不满于史书的简略记载，他们用山川、泉井、祠庙乃至村落，为赵云与桂阳编织了一个丰满的故事宇宙。为何一个短暂驻守的外乡将领，能获得如此绵长的眷恋？我们向吴天亮提出了疑问。他没有直接回答，先邀我们看一出戏。

桂阳文化园的戏台上，湘剧《赵子龙计取桂阳》正在上演。锣鼓铿锵，白银枪的赵云接过桂阳郡印，身姿凛然如岳。台下的观众看得入神。

吴天亮解释，在桂阳，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赵子龙的故事。千百年来，民间口耳相传的轶事，叠加上三国演义、戏曲曲艺的反复演绎，让赵云智勇双全、心怀仁善、不嗜杀伐、护佑苍生的英雄形象，在奔跑与呼喊之间，英雄的风骨与智勇，种进一颗颗纯真的心里。



制图：吴希

3. 千载古道，纳万家烟火

桂阳的老城区，古迹已难成片寻得。以拱极门为中心的十字街历史文化街区，是岁月留下的珍贵剖面。拱极门是桂阳古城的北门，旧时古城四门各有匾字，“楚南名区”“汉初古郡”“控引交广”“襟带湖湘”，道尽桂阳扼守湖湘、连通岭南的气度。随着时代变迁，古城墙渐渐倾颓。幸而，当地对文化的珍视让它重获新生：1997年修复了南北门，2021年又进行了一次修缮。

千载古道，纳万家烟火。彭产业细致地讲解，昆曲传入桂阳后，艺人吸收桂阳民俗民情，又吸纳祁阳、高腔的刚劲节奏。唱腔、举手投足，都慢慢染上了烟火模样。戏曲与方言之外，这种兼容吸纳的特质无处不在，成为桂阳文化生长的本能。

城门洞边，几个老人摆着棋摊，几个老农倚着新鲜蔬菜摊喘息。放学时分，孩童嬉闹着跑过。穿过这时间的甬道，就是县衙街。脚下是光滑的青石板路，纵横如阡陌。两侧的房子依照明清时期的老建筑修筑，灰瓦白墙，木格窗户。

街市热闹，有卖桂阳仪仗的，热气腾腾；有卖坛子肉的，色泽红亮；还有开了几十年的老翠药铺，药香弥漫。当年的盐行街格局犹存。桂阳，曾是粤盐入湘的重要关口，漫步其间，仿佛仍能看见昔日的喧嚣。粤盐北上、南货北运，客商往来。

照例摆摆的街道上，我们与桂阳人聊天。他们说话很有趣，如果细听，能听出好几层味道。有古汉语的遗存，有西南官话的韵味，有江西老表迁来地的赣语腔调，甚至还听到客家先民带来的梅州音韵。

本地文史研究者彭产业说，唐宋以来，戍卒、官员、商贾、流民，像潮水涌进桂阳。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文化，还有口音。桂阳把这南腔北调统统吞下去，在滚烫的矿火里一炼，炼出了五方杂处的“桂阳话”。

在街区深处，我们遇见了一座小型戏台，飞檐翘角，木雕精美。听附近居民说，每逢年节，台上面会丝竹悠扬。遍地开花的戏台，是桂阳商贸繁华直接的馈赠。彭产业讲述，在桂阳，散落着一百一十座明



桂阳坛子肉。

古城名片

桂阳昭陵 田岭北麓，据湖南入岭南之咽喉。西汉置桂阳郡，郡治在郴县。今桂阳县当时属郴县。东晋时，在郴县西部设平阳县，奠定了今桂阳的建制基础。

唐中叶因矿冶极盛，设桂阳监专铸钱，至五代时“郡桂分治”。宋为军，元为路，明为州，清雍正升桂阳直隶州，民国废州改县，沿用至今。



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出土的亚腰白陶罐。 通讯员 摄

记者手记

与故人共一片江风

刘瀚腾

我们要寻找桂阳的根。起初，我们翻看浩繁的县志，奔走在那些代表“古”的遗址间，却依然看不真切，我们究竟要寻找什么。直到抵达春陵江。江水拍打着乱石滩，那还有垂钓的老人，有戴草帽的农人走过；十字街的青石板上，还有当地人的日常生活；泉泉古井旁，居民依旧来这里汲水、洗衣和闲谈。赵云的故事，没有被封存在典籍里，换了更多的方式在流传，属于桂阳的文化，还在流动，正在生长。

我们为什么要寻根？不是为了炫耀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，不是为了沉溺于往日的荣光。而是因为，在越来越趋同的现代化浪潮中，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有宏大的文明叙事，还有那些具体的、细碎的坐标。

或许是一口千年不涸的古井，一条蜿蜒的老街，一句乡音，一味回春。它们把我们与先民的足迹串联在一起，把每个个体的一生接入历史长河，让我们清晰地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往何处去，最终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



关注“文脉千秋”公众号，获取更多相关内容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易昂 摄 “文脉千秋 古城寻根”题字：郑福初